



史记

史记菁华录

(清) 姚祖恩 选编 邓加荣 释义 刘彦臣 译文

读《史记菁华录》 品味《史记》经典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

史记卷之六

史记卷之六

史记

读《史记菁华录》品味《史记》经典

史记菁华录

(清) 姚祖恩 选编 邓加荣 释义 刘彦臣 译文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史记菁华录 / (清) 姚祖恩选编; 邓加荣释义. —北京: 当代世界出版社, 2015. 2

ISBN 978 - 7 - 5090 - 0949 - 9

I. ①史… II. ①姚… ②邓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古代史—纪传体
②《史记》—注释 IV. ①K204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23333 号

书 名: 史记菁华录
选 编: (清) 姚祖恩
释 义: 邓加荣
译 文: 刘彦臣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(100860)
网 址: <http://www.worldpress.org.cn>
编务电话: (010) 83908456
发行电话: (010) 83908455
(010) 83908409
(010) 83908377
(010) 83908423 (邮购)
(010) 83908410 (传真)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: 26.5
字 数: 420 千字
版 次: 2015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5 年 2 月第 1 次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90 - 0949 - 9
定 价: 3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

整理者的话

——先向大家讲一段神话故事

邓加荣

传说，在科举取士的年代，有这么一个书生，家住孔庙附近，读书之余，常于晨昏无人之时到孔庙里散步。在孔庙前面的树林中，生有一株蓍草，蓬连蓍郁，盘根错节，那长长的茎叶临风拂摆时，酷似智慧老人的绿色长髯。书生素知蓍草的灵气，今又见它生得如此硕大丰满，足有百十余根茎子，心中便充满敬意，时常提水前来浇灌。灌后，枝叶益加舒展，绿云霭霭飘浮，洋溢着一片让人一望便心旷神怡的醉意。当他走近时，那长长的茎叶还会朝他摆动，慈祥眷恋地抚摸着书生的衣襟。物我之间，久而久之，便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一种超凡脱俗的沟通与感应。

书生在孔庙旁边读书两年，眼见赴省城会考的日期渐渐临近，可令人烦恼的是，文章却一直没有长进。自己暗自发急，师友们也常有不动声色的谏言、讥讽或者是循循善诱的劝告，无奈心灵这把锁却一直是锈渍斑斑，怎么擦拭也开不了窍。

一天深夜，月白风清，庭院寂寂，书生因为心中烦闷，怎么也睡不着觉，就从床上爬起来，也不掌灯，也不燃烛，一个人面对窗前的明月之光，兀自呆呆地发愣，冥思苦索着文章之道。忽然，月下花荫影动，有一幡然老叟穿越庭院中的荒芜杂草，颤颤巍巍地走过来，轻轻敲叩书生的门。书生此时正在凝神沉思着文章之道，所以也没有细想，何以深夜之中会有这么一位老叟走进院子里来？便站起身来，伸手把房门打开。老叟走进来之后，开门见山地问：“相公为何深夜不寐，想必是为文章之道而烦恼吧？”书生不加掩饰地说：“正是为着此事，悔恨得真有投河跳井之心！”老叟捋着长长的胡须说：“相公意欲文章有所长进，实际上，也还是有捷径可走的，只是大多数人都不



知道这捷径在哪儿而已!”书生听后,心中怦然一动,说:“晚生从来未闻,从来未闻!但愿老丈不吝赐教!”老丈看出书生是一片虔诚之心,便毫无保留地告诉他说:“你欲文章长进,也有一条捷径可走。人们都道是‘书山有路勤为径,学海无涯苦作舟’。我可以泄露天机,毫无保留地对你说,无需再在书山中苦苦攀爬,在册岭上迷路徘徊,你只需将《史记》拿来仔仔细细地阅读,保管你文章自会长进!”书生开始还充满希望,无限喜悦地聆听老叟给自己指点迷津,想凭借老叟的金玉良言,拨亮自己心灵中的智慧明灯。及至听到最后,不禁长叹一声道:“老丈若是三年前告诉我这条明路,我还可以孜孜不倦地奋进,可是时至今日,临大考之日已经不到三个月了,你叫我怎么来读那部上百万言的《史记》呢?”老叟又捋了捋他那光亮如银的长髯笑说:“也不必全部《史记》都通读,你只读其中的一篇《项羽本纪》就可以了。”老叟见书生犹自踟蹰,便又进一步揭秘说:“如果全篇来不及通读,只读其中的三段也行。”书生忙问:“哪三段?”老叟说:“一是巨鹿之战,一是鸿门之宴,一是垓下之围。”老叟说完也不告辞,便悄然离去。

书生听信老叟的话,自那之后便捧起《项羽本纪》日日夜夜地苦读畅吟起来,仔仔细细地揣摩里边的语言玑珠与文章结构。果然很灵验,自此之后,他心中那把锈渍斑斑的铜锁真的就被打开了,一个月之后便开始文思大进,文章的铺陈结构之理,一通百通,豁然开朗。三个月后,去省城会考,竟然博得了个举人。第二年进京春试,益发突出,居然高攀到殿试第三名,得了个誉满京城的探花。

探花郎好不春风得意。他衣锦还乡,想要找到那位为他点拨迷津、引领暗渡的老叟,好好地向他当面致谢。谁知道找遍了邑中百里之遥,也打听不到那么一位长髯及胸的慈祥老人。可是有一天,他来到孔庙前面的那片树林中,见到了那株长得更加蓬勃的蓍草,只见百茎之上时有青云覆盖,绿叶之间更有祥瑞在氤氲浮动,而那四五尺长的茎子竟然向他不断摇摆。他立时开了窍,知道那位向他指点迷津的智慧老叟不是别人,就是眼前这株蓍草。于是,就将他在京城夸官时所披挂的红彩绸,披挂到蓍草的长长茎子上。

故事是很传奇的,是在颂说《易经》中所言的策算之物——蓍草的灵验。这个神灵蓍草的故事,在现实中也是有其极为类似的故事的。原来,在乾隆年间便有过一位很著名的学者,既是哲学家,又是数学家、音韵学家和考据



学家。此人姓戴名震，字东原，世居安徽的休宁，即今之黄山市屯溪区，在那里，现今依然保存有他的纪念馆与墓地。年轻的时候，他的文章写得并不好，虽然勤学苦读，博览群书，但也未能得到明显的长进。所以，一直到了很大年龄，连个县里的秀才都没有考中。后来求师访友，虚心求教，四处奔走想求得一位高人，能够帮助他点拨迷津，指明做好文章的玄关要路。有一天，他来到了江西婺源，拜得了一位名叫江永的高人，给予了他以超凡脱俗、醍醐灌顶的点拨，自此之后，他对文章一道才算开了窍。

江永对他说，博览群书，并不能帮助你找到文章的要领，而且从古至今书山册岭，茫茫然如同烟海，哪里能够通读得完。有多少人皓首穷经，到头来还是个书呆子，一无所得。因此，读书做文章，也如同用兵作战一样，四面出击，不如攻其一点。要想文章有所长进，也得走一条捷径，必须要如此这般地下功夫！

戴震听得这一番话，真就如同梁惠王听到庖丁解牛之道一般，豁然开朗，忙着追问道：“先生之言甚善，甚佳，是学生十几年来遍访群贤之中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的。听了之后，真让人津梁在望，顿开茅塞，知道了今后应当努力的方向。只是在下还有一点不明，诚如先生所言，先攻其一点，不及所余，但不知这一点在哪，还请明示！”

江永高屋建瓴地说：“此一点，就是太史公的那部千古不朽之名著《史记》。”停了一会儿，他接着又说，“其实，一部《史记》也不必全看，全看也不一定消化得了，你只选读一篇就可以了！”

戴震急着问：“哪一篇？”

江永答道：“就是《项羽本纪》。你只要把这篇《项羽本纪》读通了，背熟了，吃透了，琢磨出太史公运笔用墨的精心独到与布局谋篇的奇巧，再加上《管子·内业》篇中的一段话：‘思之，思之，又重思之’，不断反复地用心思考、琢磨，你必然会从中悟出写文章的路数和道理来。”

戴震深受感动，不断地重复先生说的那句话：“思之，思之，又重思之……”

江永点了点头，又补充说：“我还没有说完呢！在《管子》那句话的后边，还有一句话，就是：‘思之而不通，鬼神将通之。非鬼神之力也，精气之极也。’你当然会悟得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是什么了？”



戴震深得感悟地说：“我知道了，那也就是说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”

江永含笑地点了点头。

后来，果然是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戴震回去之后，找来了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打开了《项羽本纪》这一篇，不断地反复阅读背诵，用心地推敲揣摩，真是思之、思之而又重思之，最后终于学到了布局谋篇、遣词造句的技巧，悟出文章写作的路数来了。于是乎文思大进，下笔千言，隽逸洒脱，纵横捭阖，文采风流。后来，他不仅考中了秀才，接着又考中了举人（虽然晚了一些，直到四十岁才考中），而且不仅如此，还写出了许多很有分量的著作，例如《原善》《孟子字义疏证》《声韵考》《勾股割圆记》《屈原赋》等，一时间名噪文坛，声扬四海，四十六岁时经人推荐，被纪晓岚吸纳为《四库全书》的修纂官，乾隆皇帝也很器重他的才识，对他修纂出的几部书大加赞扬。

通过上边讲的一段神话和一段实话，我们便可知道学写文章的要领了。当然，我们今天学写文章，不是为了科考中举，做官为宦。就是古人也不完全是那么认为的，而是将文章视作人生立业的根基，视做学问通古今的必由之路。所以千百年来，人们一直都说：“文章草草皆千古，仕宦匆匆只十年。”多少年来多少代，人们都一直把文章看得比生命财产、富贵荣华更为重要。生活在当今社会里的人，不管从事哪方面工作的人，都是须臾离不开文章的。如果你意欲在事业上取得成功，那是无法摆脱开文章这柄利剑的。所以自古以来的人们，特别是那些有作为和大有作为的人，无一不是把文章视为经邦济世之大业、千古不朽之盛事。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那句：“文章千古事”，早已经把文章的使命及其在人生一世中的地位与作用，牢牢地定格于人们的心目之中了。翻阅古代的文献，我国那些有名的大政治家、大军事家、大思想家和文化界的巨擘，无不有名篇佳作和大块文章传诸后世。因此，文章在我国文坛上，一直居于盟主和压轴的位置，是一个社会兴旺发达和文教昌明的重要标志。

但是，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，在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，优秀的文章浩如烟海，已经不可用车载斗量来形容了。因此，要想继承这份无限丰富的文化遗产，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纵如古人所说：“朝骋骛乎书林兮，夕翱翔乎艺苑”，皓首穷经，也难尽其详；而对于许多初学者，特别是那



些爱好古典文学的青少年，就更觉得书山无路、学海无涯。抬眼望，面前是三千六百条路，三百六十座峰，真的不知走哪条路、登哪座峰，才能走到那文章大院里去，且能够登堂入室。迷茫中的人们，有时就像《一千零一夜》中的阿里巴巴那样，站在神山宝库门前不知念几遍“芝麻开花”，才能把那座神秘的宝库打开。

宋代大文豪苏轼曾经说过：“书富如大海，百货皆有，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，但得其所求者尔。”在知识的海洋里巡弋，其情景确实也正如苏东坡老先生之所言，不选择地就读或者不做精细选择地就读，势必事倍功半，枉自劳心费力，古人在求学中不知有多少人走过这种弯路，尝过多少遍这种沉痛的教训；方深感苏轼所作的比喻是如此之贴切，所提示的教诲是万分之重要。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就曾说过：“就苏氏之所喻，比于操贾求货，则每过作一意求，是欲初出市金珠，再出市布帛，至于米粟药饵，以次类求矣。如欲求而尽其类欤，虽陶朱猗顿之富，莫能给其贾也！”一个人在恢宏渊博、波澜壮阔的数千年文化古籍面前，可不就像是在百货俱全的大市场里一样吗？你要金珠布帛样样都买，虽然像春秋时候大商人陶朱公那样富有，也是买不尽的！怎么办呢？那只有选择、选择、再选择，精益求精，在姝丽中求绝代，在真金中求足赤。选得最最精美的佳品来学来读，并依照唐代文章大学韩愈所说的“万山磅礴，必有主峰；龙袞九章，但挈一领”来把握。

今天，在众多学子也面临同样困惑之时，我们先为大家讲了那个书生与蓍草的故事，无疑也是十分必要的；然后，再听听戴震和他老师江永的对话，非但是十分的必要，而且还将是您一生受益匪浅的大事。什么是师？韩愈老先生下的那个定义是非常准确的——“师者，所以传道、授业，解惑者也。”江永作为一个老师，便是善于解惑的人。戴震听江永老师的一席话，立时便将他从书山册岭的困惑中解放出来，帮助他找到了一樁苦渡无垠学海的孤帆。这个孤帆是什么？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，就是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；而打开《史记》这个文章宝库的钥匙，应当就是当下的这本《史记菁华录》。

由于《史记》过于浩繁，人们不能尽读，于是，有了精中选精的《史记菁华录》的产生。由于它精心地摘撷了如同蓍草老人所讲述的《项羽本纪》中的巨鹿之战、鸿门之宴、垓下之围等最为精彩的段落，置之于本书中，焉能不成为打开锈渍斑斑的心灵之锁的钥匙呢？我们向广大读者推荐的这本



《史记菁华录》，是由清人姚祖恩（号芷田）老先生编选出来的。书成于康熙年间，刊刻后立即广为流传，成为读书人案头必备之书。三百年来，不断为各地翻刻重印，历经无数次的朝代变迁，积累满满的岁月沧桑。世上有许多书皆沉寂在汗牛充栋的书海里，而唯独此书却能经久而不衰。其间，虽然也有其他各种同一类型的选本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问世，但是都经不住岁月的淘汰，略经几度风雨，便被那一波接一波的浪潮给淹没了。

那么，它经久不衰的谜底在哪里呢？就在于它找到了并指出了苦渡学海的捷径——巨鹿之战、鸿门之宴等最精彩的段落。江永开导戴震的那一番破迷解惑的话，是在《史记菁华录》一书风行于世三十年之后说的，焉知江永老先生不是受到此书的启迪与影响，才悟得出来的呢？至于那篇蓍草与书生的神话故事，也许便是同时代的人为着此书的推广而专门编造出来的。

今天，我们重新把这本书推出来，不仅配上了白话译文，以便于初学写作的朋友阅读；而且还将历代文章大家（也包括此书的编选者姚祖恩在内），对这些精彩段落文章的批注和破解，特别是对于此处笔墨何以精彩、何以要如此遣词造句、布局谋篇的感悟，都附录在文章后面。我们相信，你看了那些破解和感悟，一定会像戴震听了江永老师的一席话似的，很快就茅塞顿开、文思大进，写出一篇篇大好文章来！



选编者自序

——题辞

清·姚祖恩



序
文



7

余少好龙门《史记》，循环咀讽，炙輶而味益深长。顾其夥颐奥衍，既不能束之巾笥；又往哲评林，迄无定本。尝欲抽挹菁华，批导窾郤，使其天工人巧，刻削呈露，俾士之欲漱芳润而倾沥液者，澜翻胸次，而龙门之精神眉宇，亦且郁勃翔舞于尺寸之际，良为快事矣！

客有谏于予者曰：“《史记》者，龙门一家言也。而擘摘刺取之，能无剽剪之訾乎？”予曰：“客盖未达乎文章之原者也。古者左史记事，右史记言；言为《尚书》，事为《春秋》，此《史记》之名所由昉也。自左氏因《春秋》之文作内、外传，于是言与事始并著于一篇之中。宋真德秀论次文章正宗，特分议论、叙事为两途，实原本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之遗意而判厥町畦。故其录《左》《国》《史》《汉》之书，一篇之文，有割其事于此而缀其言于彼者。盖《文选》以下，别无荟萃古文；有之，自德秀始，而其法已然。且左氏用编年之法，每自为一篇以尽一事之本末。至杜元凯始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符。后世记诵之学亦各取其一节之精妙，而命之曰篇，其来旧矣。顾独与《史记》而疑之乎？盖古人之读书也，既知夫三仓、五车之才，选于千万人而不能以一二遇也。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，以有涯随无涯，不亦殆乎？又以为古人比事属辞，事奇则文亦奇；事或纷糅，则文不能无冗蔓。故有精华结聚之处，即不能无随事敷衍之处；掇其菁华而略其敷衍，而后知古人之作文甚苦，而我之读之者乃甚甘也。今夫龙门之文，得于善游，夫人而能言之矣。则当其浮长淮，溯大江，极览夫惊沙逆澜、长风怒号、崩击而横飞者，吾于其书而掇取之；望云梦之泱泱，睹九疑之芊绵，苍梧之野，巫山之阳，朝云夕烟，靡曼绰约，吾於其书而掇取之；临广武之墟，历鸿门之坂，访潜龙之巷陌，



思霸主之雄图，鹰扬豹变，慷慨悲怀，吾于其文而掇取之；奉使巴、岷，吊蚕丛、鱼凫之疆，扪石栈、天梯之险，萦纡晦窅，巉峭幽深，吾于其文而掇取之；适鲁登夫子之堂，抚琴书，亲杖履，雍容鱼雅，穆如清风，吾于其文而掇取之。若夫后胜未来，前奇已过，于其中间，历荒隄而经破驿，顽山钝水，非其兴会之所属，斯逸而勿登焉。读其文而可以知其游之道如彼，则文之道诚不得不如此也。吾见今之耳傭而目僂者，日置全史于几案之旁，自儿童以迄皓首，固有一卷之文。偶值夫钩章棘句，即掩卷不遑卒读者，徒琅琅於《管》《嬰》《夷》《屈》数传，又不得其窾郤之所存，犹且号于人曰：‘剽剪之不古也。’其为自欺以欺人，岂不足胡卢一笑哉。”客无以难，遂书其语于简端。

凡《史记》旧文几五十万言，今掇其五之一，评注皆断以鄙意，视他本为最详，约亦数万言。龙门善游，此亦如米海岳七十二芙蓉研山，几案间卧游之逸品也。因目之曰《史记菁华录》云。

康熙辛丑七夕后三日，苧田氏题



刊刻者的序

——实为读史公书者之一津梁

清·赵承恩



序
文

《史记菁华录》，盖钱塘姚公苧田先生摘录成帙，刊以行世。其书，颇传于苏、浙间，而一二好古之士，往往爱其书而卒不获见，每深恨焉。

余向尝尽读史公书，萃精殚力，如入武夷、九华诸胜，层折迤邐，奇峰怪石，不可名状；又如涉鄱湖，济洞庭，波涛汹涌，气象万千。全豹之窥，猎涉家非不称快一时；而掩卷之余，或不能使之一一成诵在胸，诚以后人思力，远不逮古作者，矧史公才雄百代，其所为文折奥疎宕多奇气，视他作颇难记忆，则用力多获益浅，亦毋怪然者。

余久欲购一节钞善本，使便流览，适得斯录，见其削繁就简，不戾史公本旨，则不得谓史公之功臣，而未尝不为读史公书者之一津梁也。

余刻其书以公诸世，即为叙其沿起如此云。

绣谷省庵赵承恩谨序。





跋 一

——说《史记》一书

清·姚祖恩

《史记》一书，学者断不可不读，而亦至不易读者也。盖其文汪洋玮丽，无奇不备，汇先秦以上百家六艺之菁英，罗汉兴以来创制显庸之大略，莫不选言就班，青黄纂组，如游禁籞，如历钧天，如梦前生，如泛重溟；以故谄材谀学无有能阅之终数卷者。前哲虽有评林，要亦丹黄粗及，全豹不呈。不揣荒陋，特采录而详阅之，务使开卷犁然，皆可成诵，间加论断，必出心裁。密字蝇头，经涉寒暑，幸可成编，固足为雪案之快观也。若所删节者，刊本具存，岂妨翻读。世有三仓四库烂熟胸中之士，吾又安能限之哉？

康熙辛丑长至后三日阅论题此

钱塘芋田氏



跋 二

——受命刊行，以惠学者

清·吴振棫

此本为吾乡姚公祖恩摘录，比携之入黔，中丞善化贺公见而善之，命校勘刊行，以惠学者。

道光癸卯五月 钱塘吴振棫识



目 录

序 文

整理者的话：先向大家讲一段神话故事（邓加荣）	(1)
选编者自序：题辞（清·姚祖恩）	(7)
刊刻者的序：实为读史公书者之一津梁（清·赵承恩）	(9)
跋一：说《史记》一书（清·姚祖恩）	(10)
跋二：受命刊行，以惠学者（清·吴振械）	(11)

卷 一

秦始皇本纪	(3)
项羽本纪	(8)
高祖本纪	(32)
高祖功臣年表	(39)
秦楚之际月表	(42)
六国表	(45)
封禅书	(50)
河渠书	(72)
平准书	(76)

卷 二

越世家	(89)
-----------	------



陈涉世家	(95)
外戚世家	(100)
齐王世家	(105)
萧相国世家	(109)
曹相国世家	(117)
留侯世家	(122)
陈丞相世家	(130)
绛侯周勃世家	(135)

卷 三

伯夷列传	(143)
老庄申韩列传	(147)
司马穰苴列传	(151)
商君列传	(155)
张仪列传	(159)
孟子荀卿列传	(163)
孟尝君列传	(170)
平原君列传	(174)
信陵君列传	(179)
范雎蔡泽列传	(190)
廉颇蔺相如列传	(198)

卷 四

屈原贾生列传	(209)
刺客列传	(216)
张耳陈余列传	(220)
淮阴侯列传	(227)
韩王信卢绾列传	(237)